

目 录

绿林强人李其芳·····	张 伟 (1)
李元周 及其一家·····	李治生 (8)
李元周轶事·····	刘剑英 (29)
郑氏两兄弟·····	郑庭林 (38)
董十五其人·····	梁定华 (45)
宁老七事略·····	舒六成 (50)
段老末之死·····	王东岳 李生涛 (60)
三营标统丁同升·····	董正年 (64)
昙花一现的张文·····	张国栋 (67)
大仕绅与小架杆·····	张耀宗 (70)
杜黑德两次当司令·····	曲书城 (73)
杜司令·····	益 民 (77)
“丹田”轶事·····	丹庭俊 (82)
反匪 为匪 丧身·····	张连溪 (86)
董彦荣的下场·····	张国栋 (89)
山大王程老十·····	董正年 (94)
记中高村的一次匪患·····	李治生 (100)

郑福成夜袭龙头山

- 患难三日脱险记……………舒光祖(105)
- 李相元部三打张村……………贾中方(113)
- 王老五受阻磨头寨……………唐天光(117)
- “老洋人”窜扰余庄镇……………李德龙(121)
- 王范镇两次遭洗劫……………贾尚志(133)
- 孙攀脚巧计拉肥票……………**雷振娜**(136)
- 死有余辜的张殿魁……………韦警亚(140)
- 吉长升的嘴脸……………韦建章 吉维岳(146)
- 韦苏民状告吉长升……………韦英三(154)
- 张寡妇唇枪舌剑斗其叔……………张逢溪(157)
- 嫩花出寨……………张·伟(161)

绿林掇影

- 义举数则……………**董正年**(165)

- 乔丁两家打孽始末……………杨呈祥(169)
- 区长马永凯……………白忠杰 胡绍亚(174)
- 记白水洞的一次排枪事件……………贾尚志(178)

- 绿林暗语集注……………蒋留计(181)

〔补白〕

- 资料摘录……………(7)(72)(85)(104)(153)(168)

民国十七年全省尽陷灾区

- 各县情况纪实……………(28)
- 赵高升杆匪袭击白家洼……………(37)

河南洛邑土匪之猖獗.....	(99)
关于刘桂堂股匪窜洛宁纪实.....	(145)
豫西土匪又猖獗.....	(173)

绿林强人李其芳

张 伟

在豫西地区的几个县里，提起李其芳的名字，年岁稍大的一些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绿林好汉，他在时代的巨流中，受到当时的社会所迫，走上了闯荡绿林的道路。

李其芳，字德鑫，是洛宁县底张乡下高村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幼年只上了三年私塾。

1917年，他刚跨入十四岁时，父母俱亡，生活上陷入困境，衣食无着，实在难以生活下去。遂经人介绍到沟邨村给本族伯父李银通家扛长工。他生性直爽，手脚利落，干起活来经常受到他银通伯的夸奖。在这里一连住了六年，主人对他非常喜爱，把他当成亲儿子看待，家里一切事情都放心托付他执掌，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好干坏也没有人去指责他，久而久之养成了他那种孤傲的脾气。村中和附近村的一些小伙子们，见了 he 都是服服帖帖，唯命是从，他叫人家干啥，别人都得照他所说的去做，谁也不敢有半点吱唔。

1923年春天，他同几个小伙子上山打柴，走到上高村后边的大沟里，见到一位面不相识的客人，看样子像是外地人，骑了一匹大马，腰里插着一支手枪，身上还斜挎着一支长枪，沿着涧河边的小道，向沟的深处慢慢地走着。当时，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拉杆为匪的甚多。李其芳等一伙

人，肩上背着扁担，腰间插着斧头，走在骑马人的后边。那个人看他们是一群樵夫，也就没有提防。行走到一个拐弯的深沟处，李其芳见有机可乘，用扁担将那骑马的人劈头打翻下马，又抽出腰间的砍柴斧，三下五去二结束了他的性命。其芳的这种行动吓得其他人东奔西跑，谁也不敢再同他接近了，怕惹出祸事，不得安宁。

李其芳看到别人都走了，一个人把枪支马匹带了回来。他把所干的事情，从头到尾给他银通伯诉说了一遍，银通闻听此事吓得魂不附体，万分恐惧。随即告诉其芳：“你这年轻孩子敢做出这种杀人祸事，我可不敢叫你在这里住了。你到别处另寻出路去吧！”其芳在此情况下，弄得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地。无可奈何就带着枪支投奔他的本族叔叔拉杆在外的李相元去了，从此他也走上了为匪拉杆的道路。

李相元虽然树起了旗帜，拉起了杆子，但从者仅有四五十人，是一支小杆。缺兵少将急需扩充力量，对李其芳前来投奔，他表示非常欢迎。特别是听其芳对杀人惹祸的一段叙述，满心欢喜，认为这个孩子有胆量，敢作敢为，日后必成大器。遂对着其芳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英雄好汉，是有勇有谋的干将。立即给了其芳一个小头目，拨给他二三十人和枪支由他率领，李其芳从此成为李相元手下的小头目。为时不长，从者愈来愈多。不到半年时间，人数猛增到四五百人，其声势越来越大。成为豫西一支不可轻视的大杆。李相元对其芳非常宠爱，在指挥这一杆人上，处处授予其芳很多特权，李其芳也凭着同相元的族情关系，任意行事。

后来，李相元匪部开往陕州张村、大营一带活动。其芳对相元的作为有些不满，就拉了一伙人回到洛宁、嵩县一

带。于1929年6月，李其芳又同郑福成、张寡妇、张文等各杆混合攻下了洛宁县城，活捉了县长田贵钦（后逃遁），放出了囚犯八十多人。并没收县政府官吏们搜刮的财物，全部周济给民众，这一举动使得官吏、富户丧破了胆，很多民众拍手称快。

后来，因张文同李其芳不和，张声言要诛死其芳，谁知此言被李其芳得知，李认为兵行诡诈，先下手为强，在合伙打开三乡后，遂设计使郑福成将张文打死，以解余李的后顾之忧。

李其芳的青年时代，闯荡绿林的十年生涯，给他带来的并不是满门豪富，而是两手空空。但对同事和友人的资助则是倾囊相济。他在故乡没有做出很大恶事，因而乡人都说其芳是个正直的人。

1933年，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为了增强实力，扩充部队，遂委托洛宁梅发魁从中活动，将李其芳部收编为七十六师二一八团，李任团长。从此，李其芳结束了十年为匪生涯，后来踏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同年冬天，因部队兵员缺少，经南京政府派员清点查验后，从此，部队进行整编，他被编为二十路军特务营营长。因他与洛宁同乡二十路军指挥部副官长王化南认识，并受到王副官长的赏识，王将其芳的情况向张钫指挥部作了介绍。

其芳在张钫部队里干了近四个年头，一直遵纪守法，正规行事，他对部下的管理非常严格，尤其对官兵抽大烟、赌博、嫖女人等伤风败俗的事极力管教。他的士兵都系招抚收编的乌合之众，未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虽然军纪很差，但打起仗时凭着血气之勇，敢于拼搏，杀敌勇敢。加之，李其

芳克己奉公，为人正直，这一支土生土长的队伍，在抗日战争中，曾屡建战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抗击日本鬼子的战争打起来了。李其芳所在部队七十六师奉上级命令，从江西九江口乘轮船开拔到江苏上海附近，待命参战。

日本侵略军，在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率领步兵两个军团，在陆、海、空各兵种的协同下，于1937年8月4日从崇明岛附近开始登陆，13日向上海市发动进攻。当时在第一线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七十六师奉命参战，20日凌晨，同敌人接火交锋，激战三天三夜。七十六师因伤亡惨重，兵员补充不上，所剩官兵编入八十二军，又开往山东前线去了。李其芳因下肢和左腰均中弹负伤，被送回后方医院治疗。经过南京、徐州两处治疗后，又转开封医院治疗。

1938年5月，其芳伤势痊愈，当时无有去处，才又去求见张钫。张这时因国民党部队体制缩编，已辞去二十路军总指挥的职务，被南京政府授予了个中国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所以，张钫对他无法安排。张给他介绍到范龙章那里，范委派他担任二十七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让他又回到洛阳招抚新兵。后在黄河北辉县、济源、林县、博爱等地打游击，同日本鬼子作战。

1942年，范龙章又派他到山西灵川、壶关、晋城、高平、长治等县成立了一个名叫“经济大队”，李其芳自任大队长，外号李铁部队，行政上归二十七军军长刘进指挥。

刘进为了便于掌握李的部队，委派其族侄刘占元担任李其芳的副队长，兼管财政补给、教育等。由于李其芳秉性

刚直，与刘占元意见有分歧，刘曾几次辱骂其芳，他怕得罪了刘军长，忍气吞声，暗作提防。可是，刘占元不识进退，竟活动部下想除掉其芳自掌全部大权。其芳得知这种情况后，反映给范龙章司令。范指示其芳将刘占元除掉，把队伍拉回到河南地区。其芳找借口将刘占元枪毙，把队伍拉到太行山（林县西南），同范龙章队伍住在一起，协同作战，

是年8月，范龙章同其芳的部队在黄河北打游击，使日本宫尾司令官恼羞成怒，派大军进行扫荡。其芳部队腹背受敌，激战五天五夜，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包围，伤亡惨重。最后，只带了十余人突围出来，于1943年冬又渡黄河回家。

1944年春节过罢。其芳到陕州观音堂见到张钫的孩子张庚居（绰号张二少），谈成立部队之事。张当时身为第一战区第二十纵队副司令。正司令叫杨振邦，也是拉杆出身。张答应其芳如能带上一部分人，可以给一个番号。李其芳答应了这件事，张委派他为第二十一纵队六十二支队长职务。李又把此事告诉了范龙章，范借给他轻机枪七挺，步枪180支供他使用。李又先后两次回洛宁，在高村、故县、兴华等处招抚了二百来人，组成以他为首的六十二支队。宋景周（盐池人）担任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黄元治（黄河北济源人）任第二大队长，任修睦（故县人）任第三大队长。廉应华（高村人）任特务队长。

4月上旬，日本鬼子强渡黄河时，李其芳部队驻观音堂，甘壕等地待命迎敌。前军长梅发魁，从开封回洛宁，准备在豫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回县后，人员、武器都捞不到手。最后，想叫李其芳把部队带回洛宁作为基本力量，

逐渐扩大势力，以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梅发魁派其女婿赵某携带他的亲笔密函去观音堂送给李其芳。去时交待此信必须见本人再交，不见本人任何人都不能递交。谁知，赵某到观音堂不问二十一纵队六十二支队，却寻找到二十一纵队司令部参谋处，糊里糊涂地把信交给了人家。参谋处一个参谋把信阅后，不吭声把信压起来，给他开了一个收条，上面署的是李德鑫的名字。赵某带着收条星夜赶回洛宁，把送信之事向梅发魁诉说了一遍，梅发魁一听怒火大起，把他女婿打了两个耳光。又写了一信，派人送到头峪李应周（下高村人）处，叫他迅速带上可靠人员和武器到观音堂去迎接李其芳，免得其芳出意外。

二十一纵队参谋处把信呈交给杨振邦（杨振邦出身绿林，1938年在中条山拉游击曾扩充到一万余人，最后被日寇四面围攻打的落花流水，于1941年南渡黄河，由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他二十一纵队的番号。长期在渑池、陕县等地驻防）。杨接信看后，十分恼怒，暗下决心，要迅速除掉李其芳。

4月18日，天还下着小雨，司令部命令部队向后转移。到达官前大南太子沟时，杨振邦先召开了主要人员的秘密会议，作了除李准备。他要求所有部队的枪支、弹药完全放在小河西的麦地。所有人都赤手空拳进大南太子沟东的学校开饭。等到六十二支队的官兵到达学校后，外面麦地里的枪支弹药已被收净了。这时，李其芳所属官兵已成了瓮中之鳖。李在会议室中被绑缚后，立即被击毙于南太子沟学校后面的地堰根。其余官兵见主子已丧，亦无所适从，只有听凭杨司令的改编安排。

李其芳这个先闯荡绿林又走上抗日，显赫一时的人物，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疆场上，反而被他的同事在争权夺势之中予以杀害，实为可叹！

1989年4月

（本文作者张伟，底张乡礼村人，生于1925年，现为县政协委员）。

· 资 料 摘 录 ·

民国十一年七月初十，洛宁匪首郑福礼二百余人，越雁翎关入陕第原东樊村一带，烧毁房六十间，拉票三十五口，九月洛匪（卫）凤岐三百余人，入张茅拉男女二十三人。

× × × ×

民国十八年七月十日李其芳入陕盘踞王家坡一带。

（以上摘抄与于民国二十六年《陕县志》）

李元周及其一家

李治生

李元周，是豫西大名鼎鼎的绿林人物之一。他拉杆结伙，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出没于洛宁、卢氏、嵩县、栾川等县。

我住的与李元周家相隔二里，和其弟李贵周是多年的同班好友，假期经常到他家玩，加上一些知情者和当事者的介绍，对李元周本人的情况和他家败落的过程，有一些梗概的了解。现择其要介绍于后：

(一)

闯荡绿林 崭露头角

李元周，字绍文，1905年生于洛宁县西南山区下高村，父亲李相臣是个粮食经纪，耶稣教信徒。李元周幼年家贫，十几岁时与堂兄李其芳随族叔李相元拉杆闯江湖。他成人后，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仪表非凡，不嗜烟酒，很讲义气，加之骁勇善战，有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略，很受李相元的器重。随着他们势力之扩大，李元周也崭露头角，成了个小头目。李相元死后，李其芳升为杆首，李元周成为“二架”，他俩带领数百人马，攻城劫寨，走南闯

北，在豫西绿林中，很快有了名气。

李曾两次攻陷洛宁城。第一次是在1929年6月初，李其芳、李元周联络郑福成、张文、张寡妇、孙攀脚等部近千人，并勾通县常备队长李发三作内应，很快攻陷了洛宁城，活捉了县长田贵钦（绰号田糊涂），烧毁街房数百间，使国民党洛宁县府一度彻底瓦解。他们占居县城月余，还准备占宜阳攻洛阳，后因内讧而罢休。

李元周撤出县城后，听说城里绅士贺卓如之妹颇有姿色，遂派人前去求亲。卓如之父贺万年听说后如坐针毡，立坐不安，反复思考，左右为难。不许吧，怕惹恼了李元周，全家生命难保；应允吧，怕女儿许匪名声难落，又怕官府追究。经再三斟酌，向来人暗示，可以“明抢暗娶”，于是李元周于7月20日，二次率人马攻入县城，在县城居住数日，扬武耀威，不可一世，临走时把贺之妹带回，收为第三夫人，由于两次攻入县城，李元周之名声，在本县尽人皆知，在邻县也有不少人知晓。

底张峪的“土皇帝”

李其芳攻破县城不久即被国民党的二十路军（张钫部）收抚，调赴潢川一带，余部由李元周率领。

李元周目不识丁，但会笼络手下人，凡是经常跟随他并立战功的，他都想法给解决婚姻（有时到外地抢女人）和家庭问题，使这些人对他感恩戴德，死不变心。他还在周围各村网罗一些小头目，每个小头目都有人枪十数或数十，这些人李元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下高村，他还根据青壮年的具体情况，分别发给一支长枪或短枪，表面上说是让其看

家守院进行自卫，实际上是拉其下水，为他所用。李元周在邻里不摆架子，经常逗着别家小孩玩，叔伯大爷照样叫。对有困难向他告借的，他或粮或钱都要给点，从不使对方落空。国民党两次到下高村剿他时，他总是掩护村民先转移，然后自己率部撤退，因而下高村有些村民，对他印象还好。但是李元周毕竟是个绿林人物，而不是慈善之辈。他的残暴、狠毒是非常惊人的。

1924年农历10月，李元周随李相元攻打洛北张村，李相元被该村红枪会打死。李元周升为二架，为了给李相元报仇，于翌年农历腊月初八，李元周率部再次袭劫张村，打死打伤张村、上窖一带百姓数十人，临走时还把上窖卜曾亮等五个农民和几个小孩绑到下高村。他们对几个小孩的处理办法是：在田间选择间隔适度、大小合适的两棵树，用人拉的办法使两棵树的主干交叉在一起，然后把小孩弄到交叉处，两条腿分别缠到两棵树上，这时他们猛然将树松开，两棵树往回反弹时，咔嚓一声，把小孩撕成两半。每撕裂一个小孩，匪徒们为他们这种新的杀人罪行狂呼乱叫。对五个农民的处理办法是：把他们作为祭品绑到李相元坟前，先逼其跪地磕头赎罪，然后予以枪杀，并砍掉五颗人头，绕着李相元的墓弧形摆开，再把五具尸体十字形架起，泼上煤油，放火燃烧，用焚尸之法向李相元祭奠。一时黑烟滚滚，腥气呛人肺腑，人油流地，吱吱发响，数月不干，其状之惨，目不忍睹，下高村的群众好久不敢接近此处。

李元周对周围的异己势力，特别是反对他的人，则立即剪除，毫不客气。太阳村一个年逾七十的教书先生张敬铭，对李元周的所作所为不满，经常对人说：“李元周看着很厉

害，就是不敢见官，我要动动笔，叫他绕天飞！”李元周听说后非常恼火，派赵书正、狄清河打死了张敬铭，把张的侄子张应信捆起来，用炭火活活烧死，并拉走了张的孙子张清宪，让其家属用一百两大烟土赎回，大阳村几家姓张的被迫迁到外地躲难十数载。中高村寨首李双基因和李元周的妹夫李作枢家结了冤仇，李元周想乘机除掉他。1926年春，李双基到下高村去看戏，李元周派李大汉、李润年等，把他从观众中拉出来打死，并派人抄了他的家，李双基的五个儿子，有四个先后被杀害，家中其他成员四处避难，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李元周有势也有了钱，就尽量地讲阔气、寻享受，他每次赶会、看戏或到邻村走亲访友，总是衣冠楚楚，或骑匹大青马，或乘一顶高轮马拉轿车，护兵数十人，前后簇拥，甚是威风。即是到野外打猎、捉鹌鹑，也是从者成队，枪不离身。李元周喜爱看戏，凡是外地来的戏班，都要先到他村上演，取得他的支持，才敢到附近村演出。他还把从伊川来的一个曲剧团的主要演员留在身边，想啥时候听，就得啥时候唱。所以附近群众中流传有：“上高村有钱好治气（打官司），中高村有钱好置地，下高村有钱好唱戏”之说。

李元周、李应周、李富周兄弟三人就有十个老婆（其中李元周有4个，第二、第三夫人是从上高村、县城抢来的；李应周也有4个，第二、第三夫人是从中高村、卢氏双槐树抢来的；李富周的第二夫人是趁女方新婚之夜抢来的）。但他们并不以此而满足，霸占良女，寻欢作乐者时有所闻，附近有姿色的妇女，很难逃出李家兄弟的魔掌。凡被霸占的妇女，本人必须强作笑颜忍辱相陪，丈夫必须忍气吞声主动让

路，父母必须表示欢迎或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下高村农民李××，有个女儿长期被李元周霸占。李元周每去他家夜宿，必有贴身护兵张双年等送护，在外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李夫妇实在憋不住了，流露出了一些不满情绪，即触怒了李元周，他扬言非打死李夫妇不可。李夫妇听说后，急忙托女儿说情也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个夜里，可怜的二位老人被同时打死在家里。他的女儿为此上了一次吊。下高村有个青年妇女叫宋大遂，有些姿色，嫁给中高村农民李振甲，但长期被李应周霸占，俩人明铺夜盖，毫无顾忌。每逢附近村庄唱戏时，李应周叫大遂打扮的花枝招展，和他同坐在一辆高轮轿车上，带着一群护兵前去看戏。一路上、戏台下任人鉴赏，自鸣得意。李应周为了长期霸占大遂，还派人打李振甲的黑枪（李振甲手部受伤，被逼外逃，解放后方归）。李元周觉得李应周这样作影响太坏，遂派其三弟李富周于白天持枪闯入大遂家把大遂打死。李应周为了报复，他把被李富周霸占的一个妇女小遂（大遂之弟媳）以及小遂的娘家父亲和祖母一齐打死。象这样的事，受害者无人敢喊冤，官府也不敢过问。李元周这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底张峪这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统治了近二十年，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真称得起是底张峪的一位“土皇帝”。附近群众不敢直呼其姓名，而把他父亲称为“老掌柜”，把他兄弟们依次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

由绿林头目走上政治舞台

1931年，国民党洛宁县府鉴于四区（辖今底张、兴华乡）土匪、豪绅较多，政令不达，税捐难收。想利用李元周之权威，开展局面，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李欣然受命。任职两年余，期间，李趁收大烟款之机自肥一部分，据了解情况人讲，李收敛的大烟土有八大双缸，价值（银洋）一万多元。1935年，省第四保安团围剿他时，他把大烟土转移到南山土棚一带，后又转到故县王希仲家。还把一些亲信如张天佑、薛东屏等安插到基层政权，使其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李元周任职其间，有两件事在群众中流传很广。

一是李元周点主。在旧社会父母死了，当 孩 子 要 给 他（她）做一个木质的牌位敬奉，牌位上写着“中华显考×公大人或×氏孺人之神主”等字。其中其它字先用墨笔写好，唯“中华”和“神主”几个字写成“中华”、“神主”，到殡葬时，聘请有职权的头面人物做“主官”，用朱笔把缺的笔划填写上，这叫点主。一次李元周被西南村一个姓白的绅士聘为“主官”，他不识字，也从来没有拿过笔，愁的不得了。后来叫文书廉玉铭手教手练习了十几天，才勉强上阵。那天观众很多，在众目睽睽翘首注视下李元周头戴礼帽，脚蹬深筒靴子，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主官席上，在礼宾先生吆喝声和鼓乐伴奏下，手拿起笔开始点主。不知怎的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时手脚乱颤，头冒大汗，窘相毕露。连观众也替他难受。事后他懊悔地说“早知道这样作难，也不去吃他那一桌（宴席），再有这事，给磕一百个响头也不去

了！”从此，李元周点主在群众中传为笑柄。

再一个是李元周给祖母庆八十生日。李当了区长，就具有绿林好汉和政府官员的两重身份，心里非常高兴，想借祖母八十岁生日之机炫耀一下自己，周围之人也极力为其捧场。消息很快在全县传开。绿林行、政界的头面人物和各地的大乡绅，出于友情、恭维、拉笼、恐惧等各种心情，都准备届时前往作客助兴。庙上村大富户商老虎事先用成队的骡子送来面粉，有的官员还送来现金，附近各村都当成一场大事来搞。有收钱买礼品的，有添置锣鼓彩旗的。李元周家作了大摆宴席、唱大戏、安全保卫等各种准备。过事这天，宾客如云，人潮如涌，彩旗夹道，迎风招展，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迎桌时，前面有四杆军号，几盘鼓乐开道，后边礼宾排排相随（上摆现洋等各种礼品），各方贵宾随后紧跟，政府要人、豪绅巨富、绿林头目混为一体。形形色色各现神态。贵宾之后是数十名，服装整齐的武装人员，持手枪的枪上套，持长枪的刺刀出鞘，排成三路纵队，威风凛凛，穿街而行。再后是附近各村客人，抬着礼物，举着彩旗，敲锣打鼓依次而进。刹时间鞭炮声如雷贯耳，锣鼓声直冲云霄，迎桌队伍照次序，整队绕村两周而止。然后唱戏摆宴，宴席上佳肴美酒、山珍海味，招待人员衣着整洁，服务周到，连旋风们（端盘子的）都打着绑腿，在人群中穿梭飞行，显得格外利落，桌上的剩菜一律倒入枯井中，不再重用，以显示卫生大方。这天李元周从早到晚，接待贵宾，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深夜方休。由于他过这场事宾客之多，气派之大是全区前无仅有的，所以在群众中传说很广。